紅樓夢/第09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九十三回　甄家僕投靠賈家門　水月庵掀翻風月案

卻說馮紫英去後，賈政叫門上人來吩咐道：“今兒臨安伯那里來請吃酒，知道是什麼事？”門上的人道：“奴才曾問過，并沒有什麼喜慶事。不過南安王府里到了一班小戲子，都說是個名班。伯爺高興，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，熱鬧熱鬧。大約不用送禮的。”說著，賈赦過來問道：“明兒二老爺去不去？”賈政道：“承他親熱，怎麼好不去的。”說著，門上進來回道：“衙門里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，有堂派的事，必得早些去。”賈政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說著，只見兩個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來，請了安，磕了頭，旁邊站著。賈政道：“你們是郝家庄的？”兩個答應了一聲。賈政也不往下問，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。家人等秉著手燈送過賈赦去。

這里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：“說你的。”那人說道：“十月里的租子奴才已經赶上來了，原是明兒可到。誰知京外拿車，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。奴才告訴他說是府里收租子的車，不是買賣車。他更不管這些。奴才叫車夫只管拉著走，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，硬扯了兩輛車去了。奴才所以先來回報，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里去要了來才好。再者，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才好。爺還不知道呢，更可怜的是那買賣車，客商的東西全不顧，掀下來赶著就走。那些赶車的但說句話，打的頭破血出的。”賈璉聽了，罵道：“這個還了得！”立刻寫了一個帖兒，叫家人：“拿去向拿車的衙門里要車去，并車上東西。若少了一件，是不依的。快叫周瑞。”周瑞不在家。又叫旺兒，旺兒晌午出去了，還沒有回來。賈璉道：“這些忘八羔子，一個都不在家！他們終年家吃糧不管事。”因吩咐小廝們：“快給我找去。”說著，也回到自己屋里睡下。不提。

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。賈政告訴賈赦道：“我是衙門里有事，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，也不能去，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。”賈赦點頭道：“也使

得。”賈政遣人去叫寶玉，說”今兒跟大爺到臨安伯那里聽戲去。”寶玉喜歡的了不得，便換上衣服，帶了焙茗，掃紅，鋤藥三個小子出來，見了賈赦，請了安，上了車，來到臨安伯府里。門上人回進去，一會子出來說：“老爺請。”于是賈赦帶著寶玉走入院內，只見賓客喧闐。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，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。大家坐著說笑了一回。只見一個掌班的拿著一本戲單，一個牙笏，向上打了一個千兒，說道：“求各位老爺賞戲。”先從尊位點起，挨至賈赦，也點了一出。那人回頭見了寶玉，便不向別處去，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：“求二爺賞兩出。”寶玉一見那人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鮮潤如出水芙蕖，飄揚似臨風玉樹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蔣玉菡。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，也沒有到自己那里。此時見了，又不好站起來，只得笑道：“你多早晚來的？”蔣玉菡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，笑道：“怎麼二爺不知道么？”寶玉因眾人在坐，也難說話，只得胡亂點了一出。蔣玉菡去了，便有幾個議論道：“此人是誰？”有的說：“他向來是唱小旦的，如今不肯唱小旦，年紀也大了，就在府里掌班。頭里也改過小生。他也攢了好幾個錢，家里已經有兩三個鋪子，只是不肯放下本業，原舊領班。”有的說：“想必成了家了。”有的說：“親還沒有定。他倒拿定一個主意，說是人生配偶關系一生一世的事，不是混鬧得的，不論尊卑貴賤，總要配的上他的才能。所以到如今還并沒娶親。”寶玉暗忖度道：“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。要嫁著這樣的人材兒，也算是不辜負了。”那時開了戲，也有昆腔，也有高腔，也有弋腔梆子腔，做得熱鬧。

過了晌午，便擺開桌子吃酒。又看了一回，賈赦便欲起身。臨安伯過來留道：“天色尚早，聽見說蔣玉菡還有一出《占花魁》，他們頂好的首戲。”寶玉聽了，巴不得賈赦不走。于是賈赦又坐了一會。果然蔣玉菡扮著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，把這一种怜香惜玉的意思，做得极情盡致。以後對飲對唱，纏綿繾綣。寶玉這時不看花魁，只把兩只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。更加蔣玉菡聲音響亮，口齒清楚，按腔落板，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。直等這出戲進場後，更知蔣玉菡极是情种，非尋常戲子可比。因想著《樂記》上說的是”情動于中，故形于聲。聲成文謂之音。”所以知聲，知音，知樂，有許多講究。聲音之原，不可不察。詩詞一道，但能傳情，不能入骨，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。寶玉想出了神，忽見賈赦起身，主人不及相留。寶玉沒法，只得跟了回來。到了家中，賈赦自回那邊去了，寶玉來見賈政。

賈政才下衙門，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。賈璉道：“今兒門人拿帖兒去，知縣不在家。他的門上說了：這是本官不知道的，并無牌票出去拿車，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。既是老爺府里的，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，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，如有半點差遲，再行稟過本官，重重處治。此刻本官不在家，求這里老爺看破些，可以不用

本官知道更好。”賈政道：“既無官票，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里作怪？”賈璉道：“老爺不知，外頭都是這樣。想來明兒必定送來的。”賈璉說完下來，寶玉上去見了。賈政問了幾句，便叫他往老太太那里去。

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，出來傳喚，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。賈璉罵了一頓，叫大管家賴升：“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，你去查點查點。寫一張諭帖，叫那些人知道：若有并未告假，私自出去，傳喚不到，貽誤公事的，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！”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”是”，出來吩咐了一回。家人各自留意。

過不幾時，忽見有一個人頭上載著氈帽，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，腳下穿著一雙撒鞋，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。眾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，便問他是那里來的。那人道：“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。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，求這里的爺們呈上尊老爺。”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，才站起來讓他坐下道：“你乏了，且坐坐，我們給你回就是了。”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，呈上來書。賈政拆書看時，上寫著：

世交夙好，氣誼素敦。遙仰襜帷，不胜依切。弟因菲材獲譴，自分萬死難償，幸邀寬宥，待罪邊隅，迄今門戶凋零，家人星散。所有奴子包勇，向曾使用，雖無奇技，人尚慤實。倘使得備奔走，糊口有資，屋烏之愛，感佩無涯矣。專此奉達，餘容再敘。不宣。

賈政看完，笑道：“這里正因人多，甄家倒荐人來，又不好卻的。”吩咐門上：“叫他見我。且留他住下，因材使用便了。”門上出去，帶進人來。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，起來道：“家老爺請老爺安。”自己又打個千兒說：“包勇請老爺安。”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，便把他上下一瞧。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，肩背寬肥，濃眉爆眼，磕額長髯，氣色粗黑，垂著手站著。便問道：“你是向來在甄家的，還是住過幾年的？”包勇道：“小的向在甄家的。”賈政道：“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？”包勇道：“小的原不肯出來。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，說是別處你不肯去，這里老爺家里只當原在自己家里一樣的，所以小的來的。”賈政道：“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，弄到這樣的田地。”包勇道：“小的本不敢說，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，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來。”賈政道：“真心是最好的了。”包勇道：“因為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歡，討人厭煩是有的。”賈政笑了一笑道：“既這樣，皇天自然不負他的。”包勇還要說時，賈政又問道：“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么？”包勇道：“是。”賈政道：“他還肯向上巴結么？”包勇道：“老爺若問我們哥兒，倒是一段奇事。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，也是一味的誠實。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，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，

他只是不改。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，哥兒大病了一場，已經死了半日，把老爺幾乎急死，裝裹都預備了。幸喜後來好了，嘴里說道，走到一座牌樓那里，見了一個姑娘領著他到了一座廟里，見了好些柜子，里頭見了好些冊子。又到屋里，見了無數女子，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，也有變做骷髏兒的。他嚇急了，便哭喊起來。老爺知他醒過來了，連忙調治，漸漸的好了。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，他竟改了脾氣了，好著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，惟有念書為事。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，他也全不動心。如今漸漸的能夠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了。”賈政默然想了一回，道：“你去歇歇去罷。等這里用著你時，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。”包勇答應著退下來，跟著這里人出去歇息。不提。

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，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里交頭接耳，好象要使賈政知道的似的，又不好明回，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。賈政叫上來問道：“你們有什麼事，這麼鬼鬼祟祟的？”門上的人回道：“奴才們不敢說。”賈政道：“有什麼事不敢說的？”門上的人道：“奴才今兒起來開門出去，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，上寫著許多不成事体的字。”賈政道：“那里有這樣的事，寫的是什麼？”門上的人道：“是水月庵里的腌髒話。”賈政道：“拿給我瞧。”門上的人道：“奴才本要揭下來，誰知他貼得結實，揭不下來，只得一面抄一面洗。剛才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，就是那門上貼的話。奴才們不敢隱瞞。”說著呈上那帖兒。賈政接來看時，上面寫著：

西貝草斤年紀輕，水月庵里管尼僧。

一個男人多少女，窩娼聚賭是陶情。

不肖子弟來辦事，榮國府內出新聞。

賈政看了，氣得頭昏目暈，赶著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，悄悄叫人往宁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。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。

賈璉即忙赶至。賈政忙問道：“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，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？”賈璉道：“沒有。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。”賈政道：“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？”賈璉道：“老爺既這麼說，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。”賈政歎道：“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。”賈璉一看，道：“有這樣事麼。”正說著，只見賈蓉走來，拿著一封書子，寫著“二老爺密啟”。打開看時，也是無頭榜一張，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。賈政道：“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庵里去，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

拉回來。不許泄漏，只說里頭傳喚。”賴大領命去了。

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，沙彌與道士原系老尼收管，日間教他些經忏。以後元妃不用，也便習學得懶怠了。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，都也有個知覺了。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，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，便去招惹他們。那知芳官竟是真心，不能上手，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。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，長得都甚妖嬈，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。閒時便學些絲弦，唱個曲兒。那時正當十月中旬，賈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，便想起法兒來，告訴眾人道：“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，又只得在這里歇著。怪冷的，怎麼樣？我今兒帶些果子酒，大家吃著樂一夜好不好？”那些女孩子都高興，便擺起桌子，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，惟有芳官不來。賈芹喝了幾杯，便說道要行令。沁香等道：“我們都不會，到不如搳拳罷。誰輸了喝一杯，豈不爽快。”本庵的女尼道：“這天剛過晌午，混嚷混喝的不象。且先喝幾盅，愛散的先散去，誰愛陪芹大爺的，回來晚上盡子喝去，我也不管。”正說著，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：“快散了罷，府里賴大爺來了。”眾女尼忙亂收拾，便叫賈芹躲開。賈芹因多喝了幾杯，便道：“我是送月錢來的，怕什麼！”話猶未完，已見賴大進來，見這般樣子，心里大怒。為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，只得含糊裝笑道：“芹大爺也在這里呢么。”賈芹連忙站起來道：“賴大爺，你來作什麼？”賴大說：“大爺在這里更好。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，宮里傳呢。”賈芹等不知原故，還要細問。賴大說：“天已不早了，快快的好赶進城。”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，賴大騎著大走騾押著赶進城。不題。

卻說賈政知道這事，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，獨坐在內書房歎氣。賈璉也不敢走開。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：“衙門里今夜該班是張老爺，因張老爺病了，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。”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，此時又要該班，心里納悶，也不言語。賈璉走上去說道：“賴大是飯後出去的，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，就赶進城也得二更天。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，請老爺只管去。賴大來了，叫他押著，也別聲張，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落。倘或芹兒來了，也不用說明，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麼樣說。”賈政聽來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

賈璉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著，心里抱怨鳳姐出的主意，欲要埋怨，因他病著，只得隱忍，慢慢的走著。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里頭。先是平兒知道，即忙告訴鳳姐。鳳姐因那一夜不好，懨懨的總沒精神，正是惦記鐵檻寺的事情。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，嚇了一跳，忙問貼的是什麼。平兒隨口答應，不留神就錯說了道：“沒要緊，是饅頭庵里的事情。”鳳姐本是心虛，聽見饅頭庵的事情，這一唬直唬怔了，一

句話沒說出來，急火上攻，眼前發暈，咳嗽了一陣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血來。平兒慌了，說道：“水月庵里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，奶奶著什麼急。”鳳姐聽是水月庵，才定了定神，說道：“呸，糊涂東西，到底是水月庵呢，是饅頭庵？”平兒笑道：“是我頭里錯聽了是饅頭庵，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，是水月庵。我剛才也就說溜了嘴，說成饅頭庵了。”鳳姐道：“我就知道是水月庵，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。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管的，大約克扣了月錢。”平兒道：“我聽著不象月錢的事，還有些腌髒話呢。”鳳姐道：“我更不管那個。你二爺那里去了？”平兒說：“聽見老爺生氣，他不敢走開。我聽見事情不好，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，不知太太們知道了么。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。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。奶奶現在病著，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。”正說著，只見賈璉進來。鳳姐欲待問他，見賈璉一臉的怒氣，暫且裝作不知。賈璉飯沒吃完，旺兒來說：“外頭請爺呢，賴大回來了。”賈璉道：“芹兒來了沒有？”旺兒道：“也來了。”賈璉便道：“你去告訴賴大，說老爺上班兒去了。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里，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。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著我。”旺兒去了。

賈芹走進書房，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，不知說什麼。看起這個樣兒來，不象宮里要人。想著問人，又問不出來。正在心里疑惑，只見賈璉走出來。賈芹便請了安，垂手侍立，說道：“不知道娘娘宮里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，叫侄兒好赶。幸喜侄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沒有走，便同著賴大來了。二叔想來是知道的。”賈璉道：“我知道什麼！你才是明白的呢。”賈芹摸不著頭腦兒，也不敢再問。賈璉道：“你幹得好事，把老爺都氣坏了。”賈芹道：“侄兒沒有幹什麼。庵里月錢是月月給的，孩子們經忏是不忘記的。”賈璉見他不知，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，便歎口氣道：“打嘴的東西，你各自去瞧瞧罷！”便從靴掖兒里頭拿出那個揭帖來，扔與他瞧。賈芹拾來一看，嚇的面如土色，說道：“這是誰幹的！我并沒得罪人，為什麼這麼坑我！我一月送錢去，只走一趟，并沒有這些事。若是老爺回來打著問我，侄兒便死了。我母親知道，更要打死。”說著，見沒人在旁邊，便跪下去說道：“好叔叔，救我一救兒罷！”說著，只管磕頭，滿眼淚流。賈璉想道：“老爺最惱這些，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，這場氣也不小。鬧出去也不好聽，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。將來咱們的事多著呢。倒不如趁著老爺上班兒，和賴大商量著，若混過去，就可以沒事了。現在沒有對證。”想定主意，便說：“你別瞞我，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，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。若要完事，就是老爺打著問你，你一口咬定沒有才好。沒臉的，起去罷！”叫人去喚賴大。不多時，賴大來了。賈璉便與他商量。賴大說：“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象了。奴才今兒到庵里的時候，他們正在那里喝酒呢。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。”賈璉道：“芹兒你聽，賴大還賴你不成。”賈芹此時紅漲了臉，一句也不敢言語。還是賈璉拉著賴大，央他：“護庇護庇罷，只說是芹哥兒在家里

找來的。你帶了他去，只說沒有見我。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，竟是叫了媒人來，領了去一賣完事。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。”賴大想來，鬧也無益，且名聲不好，就應了。賈璉叫賈芹：“跟了賴大爺去罷，聽著他教你。你就跟著他。”說罷，賈芹又磕了一個頭，跟著賴大出去。到了沒人的地方兒，又給賴大磕頭。賴大說：“我的小爺，你太鬧的不象了。不知得罪了誰，鬧出這個亂兒。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。”賈芹想了一想，忽然想起一個人來。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